



003 魏襄王为什么望之不似人君？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（年度日更） [进入课程>](#)

06-12

003 魏襄王为什么望之不... 09:58 9.11 MB

金北平 转述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上一讲谈到孟子和魏襄王的初次见面，留下这样一个问题：魏襄王出身高贵，也没有生活在昏君家庭，怎么就没能被好好培养，以至于才一继位就“望之不似人君”呢？

细心的同学应该还记得，若干年前齐国和魏国有过一场大战，魏国大将庞涓中了孙臏的埋伏，败死在马陵道上，魏国太子魏申统率的主力部队也被齐国击溃，魏申做了俘虏，终于没能活着回国（S1-200）。

孟子后来在弟子面前议论魏惠王，说他是“不仁”的典型，为了抢地盘，驱使自己不爱老百姓上前线拼命，结果仗打败了，死了好多人，尸体都烂在外面，后来他还想翻盘，但生怕打不赢，为此不惜把心爱的子弟也推上了前线，害人家送了命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

孟子所谓的魏惠王心爱的子弟，指的应该就是太子魏申了。

魏国新太子

根正苗红的太子既然死了，也就只好再从太子的兄弟当中再立一个太子。

按照继承法，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（zhǎng），大老婆生的儿子叫嫡，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庶，太子本该是大老婆生的大儿子，也就是嫡长子，如果嫡长子死了，就立他的同母兄弟。只不过战国时代竞争激烈，论资排辈式的传统继承法早就乱套了，所以我们很难推断魏惠王到底是拿什么标准选定太子的。

总之，这位魏国新太子，原先应该完全没有继位资格，所以就没受过继承人应该接受的一整套相关培训，临时赶鸭子上架，也不怪他戴上王冠之后“望之不似人君”。

后来孟子离开魏国，去往齐国，路上远远望见齐王的儿子，深深感叹了几句，核心内容是这样6个字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。”意思是说，生活环境太能塑造一个人的形象气质了，看看这位齐国王子，长得也无非是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他的住处、车马和衣服也无非是贵族通行的那一套，但他看上去就是和别人大大的不一样啊。

孟子因此想到了一件事：曾经鲁国国君出访宋国，在宋国国都的城门下喊话，守门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很疑惑的是：门外这个人明明不是我们国君，却为什么说话的腔调这么像我们国君呢？孟子找到了原因：相似的环境造就出相似的人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

这段内容成为古代教育的一个经典命题，让人明白搞教育不是耳提面命就够的，更要营造一个环境，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里被自然浸染出来，这和“孟母三迁”是一个道理。

谁能统一天下

魏国新君魏襄王不知道是在什么环境里成长起来的，以至于被孟子很不待见。

孟子大概很介意魏襄王的态度和谈吐，这也难怪，毕竟那是一个人才备受追捧的特殊时代，以孟子这种国际学术权威的身份，虽然派不上什么实际用场，但无论走到哪里，得到的都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待遇，大国诸侯们就算心里再怎么不乐意，表面上的恭维都得做足，谁都不敢表现出半点怠慢。

但这位魏襄王活得比较自我，在孟子面前既不在乎形象，也没什么客套话，冷不丁就抛出一个大问题：“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？”

孟子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，特地记下了魏襄王当时的态度和谈吐，然后才是具体的对话内容。孟子首先给出了一个很简单，也很斩钉截铁的回答，原话是：“定于一。”

如果这话是对汉唐以后的知识分子讲的，那就麻烦了，能被解读出无限多，也无限深刻的涵义，但战国时代还没有那么复杂繁琐的思辨哲学，魏襄王更是一个追求实际，毫无哲学趣味的国君，理解来得很表面，很直接，把孟子所谓的“一”理解为天下一统，不再有战乱和纷争了，所以魏襄王的下一个问题是：“谁能统一天下呢？”

从常理判断，儒家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：只有圣人才能统一天下。怎样的人才是圣人呢？当然就是尧舜那样的人，具备各种常人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，因为光芒万丈，所以众望所归。但孟子给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咋舌的答案：“不爱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。”

从这个答案上，既见得出当时的总体社会风貌，也见得出孟子所特有的灵活性。

大概在孟子眼里，早几百年的话还能认真期待一下圣人，但当今的天下，道德已经彻底沦丧了，大大小小的国君们没一个好东西，所以实际一些的办法也只能是铤子里边拔将军了。

这就像学生考试，分数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，分数的排名才有意义。如果全班同学人人都不及格，只有你一个人考到了60分，那你就是大赢家。同理，既然天下诸侯都是大坏蛋，都以杀人为乐，那么只要有一个不那么坏的，不那么爱杀人的，注定就会成为赢家。

另一方面，孟子的这番道理也有因材施教、循序渐进的意思——眼前这个魏襄王看上去不大上道，没法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，那就索性给他一个稍微踮踮脚尖就摸得着的低标准，让他先达到这个低标准了再说。

周历与夏历

魏襄王追问说：“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，谁会追随他呢？”

这还真是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，不妨假想一下，假如魏襄王真的听了孟子的话，不搞侵略扩张了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大概率上说，周边大国更要欺负魏国了，魏襄王很快就会丧失向心力，眼睁睁看着人才要去外国建功立业，普通百姓要去外国谋生讨口。

这样一个世界，只有能打能抢，才能给追随者多分好处，才能召集更多、更强的追随者。

但孟子的回答是：人们已经受够战乱了，所以，如果有这么一位不爱杀人的统治者出现的话，天下人都会追随他的，人心就像七八月份里久旱的禾苗渴望雨水一样。

孟子这番话给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：一是“沛莫能御”，形容大势所趋，谁都挡不住；二是“引领而望”，形容老百姓伸着脖子盼望大救星的样子。“引领而望”的“领”是“脖子”的意思，如果脖子连着头，就是“首领”。

孟子的原话当中还有一个词需要解释一下，那就是“油然”。这个词今天还很常用，比如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升起，自豪感“油然而生”。但为什么是“油然”呢，分明看不出和“油”有任何关系嘛。

其实“油然”的“油”是一个通假字，本字是很生僻的“𣎵”，你可以在文稿里边看看它的写法，但你肯定不认识它。这个字的本义是形容树木萌生出新的枝条，所以有“萌生”的意思。所谓“油然而生”，就是形容某种事物或者某种感情，像树木萌生枝条一样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。

孟子拿禾苗需要雨水来打比方，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同学应该会留意到一处细节：孟子说的是“七八月间”一直不下雨的话，禾苗就会干枯，这时候如果忽然下起大雨，禾苗就会猛然间茂盛生长。但问题是，农历七月和八月都快秋收了。

问题出在哪儿呢？

就出在今天我们所谓农历是夏历，而孟子用的历法是周历，周历的正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，所以孟子所谓的“七八月”其实是夏历的五六月，正是禾苗特别需要雨水的时间。

历史上的历法问题从来都很严峻，很棘手，不但关乎农业生产，更关乎政治立场，稍不小心就会兴风作浪。孟子使用周历，这很容易被敏感的儒家学者解读出立场上的深刻意义。

孟子一番雄辩，话说完了，记载也就戛然而止了，再没多提一句魏襄王的反应。但显然魏襄王没有给出任何积极的反应，所以孟子果断离开了魏国，东去齐国寻找新的机会，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就是那时候的事情。

至于魏襄王，就在《资治通鉴》下一年的记载里，他就联合了几大诸侯，耀武扬威地“杀人”去了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 [添加到笔记](#)

1. 魏襄王事先没受过继承人的相关培训，所以他当了国君之后也“望之不似人君”。

2. 搞教育不是耳提面命就够的，更要营造环境，“孟母三迁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3. 孟子提出“不爱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”，既是铤子里边拔将军，也有因材施教、循序渐进的意思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[戳此参与讨论>](#)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 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 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前一篇 后一篇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[微信](#) [朋友圈](#)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左星星 6月13日 [+关注](#)

古人的纪月法实行的是——双轨制。一方面，古人以序数标记月份，这便是我们熟悉的一月到十二月，而另一方面，古人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对应十二个月份。

而在上古的不同朝代，地支纪月法与序数纪月法的对应方式又有所不同。我们而今农历的历法其实是夏代的历法。这一历法中，序数纪月法的一月（正月）就是地支纪月法的「寅月」，所谓「夏正建寅」。

但是取代夏的商王朝，又是以地支纪月法的「丑月」，也就是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正月岁首，将夏代历法的序数月份向前推移了一个月，所谓「殷正建丑」。

而取代商的周王朝，又以地支纪月法的「子月」，也就是夏历法的十一月作为正月岁首，所谓「周正建子」。

换言之，地支纪月法是永远固定的，而序数纪月法在夏商周三代是不固定的。三种不同的正月岁首，称作「三正」。

我们阅读先秦古籍有必要了解「三正」的差异，因为先秦古籍所据以纪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。

《春秋》和《孟子》多用周历；《楚辞》和《吕氏春秋》用夏历；《诗经》要看具体诗篇，例如《小雅·四月》用夏历，《豳风·七月》就是夏历和周历并用。

9 33 216 分享